

擂鼓三通 棉中母校复办了 意如香 (七)

一时间，41名青少年在印尼狱中的顽强抗争，通过北京中央广播电台，在印尼各地盛传，撼人心弦，激励着各地展开的“反迫害，争生存”的抗争。由于是在文革时期的过左偏激氛围内，过激的思想作为，在那扛着燃烧激情的年代里，激情着实烧得过火过猛，其偏激性影响了仍然坚持在棉中收容所的难侨，竟然在当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，不顾当时印尼正处在极端反华的军人统治下，在棉中宿舍上空，高高飘扬升起了五星红旗。此举立即遭到军警强烈反弹，大批武装军警如临大敌，把宿舍大门紧紧封住。难侨也不示弱，他们手牵手护卫在五星红旗下，誓死捍卫住庄严神圣的五星国旗。军警拳打脚踢强硬降旗，难侨英勇顽强地与军人搏斗，壮烈护旗……

突然——“砰！砰！砰！……”枪声连响，军警先向空开枪，后来竟然残暴地向手无寸铁的难侨直接扫射，血溅四周，当场打死了五位难侨，他们是：李竞华（女）、李丽英（女）、田文菱（男）、老锦华（男）、曾祥伟（男），最大年龄21岁，最小为12岁。并有数十名轻重伤，一时恐怖残忍地血洗了棉中收容所。

紧接着军警冲进宿舍，强行驱赶一片惊慌的难侨。过后，难侨全部被强行带走安置在巴烟郊区被废弃的烟寮里，寄宿生也被逼撤出了宿舍，从此棉中母校就全部被军警强行霸占了。

五位难侨英烈的壮烈牺牲，他们的名字，将永远留存在亚齐难侨的心坎中……。后来难侨在非人居住的烟寮里，生活拮据，剜肉医疮，更是充满了可歌可泣的血泪奋斗史，他们为生存居住权，展开了漫长“反迫害、争生存”的坎坷斗争，最后终于逼使当局让步，取得了合法的居留权，好些人也争取到印尼籍身份。凭着坚韧的白手起家拼搏精神，亚齐难侨的家庭作坊与商业营销，逐渐在烟寮区里开展起来，数十年来，难侨与当地居民睦邻共处，融合在一起，终于把烟寮一带发展成为初具规模，人口繁盛的居民区。这些亚齐难侨的奋斗史，罄竹难书，足可写成一后厚厚的华侨血泪史，那是后话。

五 5-13排华惨案与苏哈托倒台

1968年，棉中流血事件后，钟老师与许老师离开棉兰市，回到廖区省城北干去。那里有许多的棉中生，大家都挺熟悉亲和。钟老师与当地陪英学校教师也是

棉中同学莫名其妙等，得到当地侨领陈友机的赞助，合伙开设了一间“Sing sing so”杂货店。一介书生，初次踏入商场，经营起日用品营销买卖。凭着书生的忠实诚信，业务也日渐蒸蒸日上，生活开始踏入正轨。业余，旅棉同学都喜欢集中在杂货店里，纵谈人生，探讨出路。

印尼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后，出台了一百多个排华歧视条约，华文华语受到了彻底封杀，市面上华文书籍已经绝迹。庆幸的是，当时往返于星马与省城码头的轮船，许多华族船员都会把星马华文报成捆地偷运进来，当成废纸售卖，这些星马过时华文报都成了同学们难得的精神食粮，充实了同学们沉闷的视野。当时雅加达仅有的一家半官方的华文报“印度尼西亚日报”，经常会看到严唯真、冯世才、柳遥村（罗蜜欧-郑）、北雁等印华作家发表作品，吸引了钟老师夫妇与莫老师的注意，认为是一个宣扬与恒存华族文化的难得平台，于是也开始以各种各样的笔名，投稿到“印度尼西亚日报”去，从八十年代到2000年后，他们前后发表了无数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散文诗等文学作品。后来，也都收集出版了文

集，给当时沉闷时期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印记。

1990年8月8日，印尼与中国恢复了中断二十三年的外交关系，但印尼华人的处境仍然备受歧视，处处受限制。1998年5月13日，犹如撕裂云层的雷轰闪电，印尼发生一场骇人听闻、震惊世界的排华大风暴，时值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东南亚国家都遭受波及，印尼更是受到重创。由于印尼经济长期受到苏哈托家族官僚垄断，一时间全国经济陷入萧条，盾币狂跌，通货膨胀飆起，民怨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引发大学生大规模抗议示威，军警开枪镇压，打死了多名示威学生，更加引起全国民众不满。苏哈

托军人政权为转移视线，把华人诬蔑为印尼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，成为替罪羔羊，掀起了一场震惊世人的“黑色五月”烧、杀、抢、奸华人的排华风暴，惨祸飞灾，在首都雅加达及周围地区，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性人命伤亡与财物损失，据首都官方数据：五月暴乱烧毁的建筑屋4919所，约计RP 2.5 Triliun，

还不包括私家车1119辆，公交车66辆，电单车821辆，民房1026栋，人命伤亡近千名，许多都集体烧死在商场或住宅区，并有无数的华族妇女被轮奸后杀害。这只是官方的数据，民间的传闻还更加惨烈，被轮奸的华妇无计其数，绑架了许多民主积极分子，



棉中行政人员校长与副校长